

世界文學全集 25

奧德賽

荷馬 著





奧德賽

——遠景精選版——

奧 德 賽

世界文學全集 R ㉔

著 者	荷	馬
編 選 者	遠 景	編 輯 部
發 行 人	沈	登 恩
出 版 者	遠 景	出 版 社
	台北郵局 36 — 575 號 信箱	
	郵 撥：1 0 2 2 2 1	
發 行 所	遠 景	出 版 社
	台北市光復南路 260 巷 51-2 號	
	電 話：7 1 1 — 7 8 7 1	
門 市 部	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 92 號	
印 刷 所	優 文	印 刷 廠
	台北市興寧街 24 — 9 號	
定 價	新台幣 200 元	港 幣 33 元
初 版	中 華 民 國 67 年 9 月	
再 版	中 華 民 國 69 年 5 月	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

有 版 權 • 翻 印 必 究

「世界文學全集」出版緣起

一開始，文學便以大江注海之勢，流入了生民的命脈裏。一篇作品一個里程，一部書一個高峯，知識的原野在那裏拓展成豐碩的文明。

改革、革命、烽火戰亂，人類在其意志的伸展與扭曲中，建立了文明——而真正使文明茁壯的，却是和平的土壤。

因此，就如同和平是一樁心願一樣，我們選編「世界文學全集」也是這樣的一樁心願。

古人說，「溫故知新」，這樁心願使得我們在讀完「青楓蒲上不勝愁」以及在斤斤計較了知識人的種種偏執之後，懂得如何去回頭，去環顧四周，更而着手去整理這套「世界文學全集」。選編這套書的過程，如見百花爭妍——我們時而勉為其難、時而深感情不可却，而大部份時候，我們的態度是義不容辭的。

它使我們學那星子般的，用力、閃爍、發亮。它使更我們似花朵一樣，盡心、開放、吐芬芳。

願「世界文學全集」這一個回顧的工作，能有拋磚引玉的作用，帶來更為遼闊的遠景。

奧林帕斯諸神集議，伊大卡國天女贈謀

懿歟①繆司！敢煩謳唱，
唱彼希邦名將②，勤勞軼掌，
謀多智足聲名廣；
既逞干戈，殄滅了特羅亞③聖之邦，
把那天建的金城掃蕩，
便一處處浮蹤浪跡，
一國國問俗觀光；
身冒着狂濤浪，
冀率朋曹安返家鄉，
又誰知一時迷惘，
誤宰了日帝的神羊，
因此上上干神怒，
阻歸程，設下萬千魔障。
懿歟繆司！宙斯之子！

煩把這其間情由原委，
爲吾下界細播揚。

禍結兵連垂十年；

但得生旋，

得渡過波濤熾險，

此時俱已返家園。

獨攸力栖茲猶在他鄉轉輾，

父母家邦難得見，

念愛妻愁腸日萬轉；

都祇爲被妖人③洞府羈留，

逞風情百方纏綰。

休怨！喜歸期不遠！

更有未了事，待彼歸時親發遣④。

彼時天上諸神俱動憐，

獨涅槃條因⑤猶未消讎怨。

却喜那讎神彼時遙在天邊，

在愛西屋皮亞⑥族類之間，

（原來那族類平分兩半，

半個兒東向，半個兒西面；）

他在彼，享的是百牢豐盛祭，
聽的是阿諛頌神言。

這裏育夫⑦召集羣神會，

在奧林帕斯⑧高處光明殿：

那尊神心念伊吉斯塔斯⑨——樁公案，

念他命喪在奧勒斯提⑩之劍，

縱作鬼也難把身上血污淌，

尊神念此心根觸，因白諸神言：

「可歎凡人頑梗，

事事兒都歸咎神明，

不說是自家作孽招災禍，

却認做神譴天刑。

試想那伊吉斯塔斯，

他私通君后弑人君，

罪孽層層；

我也曾遣麥邱立⑪下降凡塵，

爲他預警，

說他日王子奧勒斯提年長成，

終有日報仇洩恨，

無如他辜負吾神好意，
忠言不聽，

因此上顯遭報應。」

神言至此停；

於是密涅發⑫媚轉雙睛似水清，
爲尊神稟白言惟謹：

「盛哉尊神！爾唯萬物之根，
爾實神中之神！

提起那污穢罪人，
這般刑戮原相稱；

凡喋人之血者，都應得這般報應。
只是我胸中，憤激與悲傷交併，

都爲那攸力栖茲英勇超人，
却依舊厄於運命。

他如今身居孤島，
四面是巉巖海濱，

但聽的林聲蕭索浪奔騰，
歎無辜遠離鄉井，

被妖女洞中壘禁。

想她父亞特拉斯^⑬，原是個魔道中人，
他目能燭海底生靈，

手提着無疆天柱，把天地支撐。

如今他此女，把這可憐人無端拘禁，

欲待逞風情博彼歡心：

却誰知萬種溫柔俱無益，

慰不得他懷念故園情；

可憐他極目家鄉終渺茫，

只落得心灰意冷，

恨不能立時重見故里炊煙影。

嗚呼無上神，

爾怎忍教他顛沛，漠不關心？

念他在弗里家^⑭大海之濱，

也曾建祭壇奉爾尊神，

唯虔唯潔唯恭謹，

爾緣何事心懷恨，

必欲使受盡人間最不幸，

吝施福祐，不與憐矜？」

於是育夫言：「吾女之言差矣！

我也知攸力栖茲，
智勇人間無比，
奉吾神最多禮，
我怎忍將他遺棄？

祇因那涅普條因，念子仇懷恨未已，
這重重魔障都由他起。

原來海神福栖茲^⑮，

有女姐莎^⑯色麗，

嫁與涅普條因爲妃，

生子曰坡力飛馬斯^⑰，

他視同拱璧，

後被攸力栖茲劓喪雙明，

他恨深入骨髓，

縱未卽取命相償，

却設下萬重魔障轉輾阻歸期。

你我如今且從長計議，

俾攸力栖茲得重歸鄉里；

倘若是我我力協心齊，

料他獨力也難與吾曹敵，

不由他不平却心頭氣。」

那密涅發又尊一聲「至尊天父，萬神之神！」

言道：「既列位尊神協力齊心，

允把那可憐人兒救拯，

竊擬煩黑梅斯^⑮往奧吉吉亞島一行，

去對彼妖人宣命，

謂吾曹計已定，

欲使攸力栖茲重歸鄉井，

她須立刻放行毋抗命。

一面由小神前赴伊大卡，

去尋攸力栖茲之子忒楞馬卡斯^⑯把計謀相贈，

命他速召集國中父老，朝中大臣，

把安邦策略早商尋，

並謀對付那些求婚無賴人，

莫待把宮裏牛羊宰盡；

然後由小神帶往斯巴達^⑰，派洛斯^⑱兩處尋親，

倘能尋得些兒消息，

也可以歸慰國人心。」

說罷，她忙把繩鞋穿上；

那繩鞋，是件仙家之寶，閃出燦爛金光

用它時，可以乘風破浪渡重洋：

又攬了一柄無敵鎗；

這金鎗也不尋常，

任大隊英雄好漢一見俱驚惶。

當時那神結束停當，

便從奧林帕斯極頂撥開雲頭下降，

一霎時已到伊大卡，

面前便是攸力栖茲的宮殿門牆；

她於是化作退菲安^②國主孟提斯^③王模樣，

手提着明晃晃一柄金鎗。

見宮門前一班求婚的無賴鬧嚷嚷，

把宰食了的牛皮墊坐，

正紛紛飛盞流觴。

又見內侍們來往奔忙；

有的爲他們調酒漿，

有的將海綿蘸水拭几席，

打點着把筵宴重張，

更有的方剝肉，刀聲不絕響叮噹。

彼時忒楞馬卡斯，

見羣無賴恬然不知恥，

心下正憂思；

幻想中，彷彿見父王忽然戾止。

受羣情擁戴無異曩時，

又見衆無賴聞風皆遠逝。

思至此，始瞥見宮門客至，

深悔出迎遲，

便趨出，握客手，接過那金鎗一枝，

言道：「尊客何來！休怪主人放肆！

莫嫌粗糲客且食，

然後請將來意分明見示。」

於是王子前行客後隨，

行行來至宮殿裏；

他把那金鎗在一依柱的架中插立，

其間有攸力栖茲的各般兵器，

排列時整整齊齊；

於是導客入一座，裝潢煊麗，

鋪一幅紫色地衣，

端一凳爲客承履，
這纔自設一座兒，
與客座密相毗，
却與羣無賴宴飲之場遠隔離，
爲怕他們恣睢無禮，
又欲把喧嘩避，
冀向客探聽親消息，
便見一宮娥提來盛水金壺，
將水在銀盆灌注，
主客先後盥畢，
乃把席面安鋪；
一內侍進饅頭，
又獻上珍奇菓脯；
司饈者進肉，
色色形形無數，
又把金杯分獻主和賓，
便有蒼頭將酒來注。
已而衆無賴纔擁進宮庭，
各佔據椅兒板凳。

男僕人呈上盥手金盆，
女僕人提着饅頭籃兒滿地奔，
衆小侍忙爲他們將酒傾；

一霎時但見虎嘯狼吞。

無何大衆俱醉飽，

乃思妙舞佳音，

以爲無此不歡欣；

於是有一僕，遞與腓麥烏斯²⁴一尾琴，

腓麥烏斯欲待不遵，

經不得衆人相強甚，

只索撫弦一曲調清新。

維時王子附客耳旁細語，

將一腔悲憤盡情傾吐，

道：「有一言，願尊客莫嫌唐突。」

客亦見此輩聲歌之樂何如？

原來把別人家業恣情揮霍，

都祇爲這家家主，

如今若不是尸暴在沙場。

多應是滄海埋骸骨。

倘一旦主人歸故土，

料此輩無恥之徒，

都將恨不得插雙翅兒飛去，

更無暇把錢財顧；

却無如，這般希望總成虛，

縱人人都道歸期近，

終教人難信取！

尊客啊，願君把來意分明訴：

華宗何氏？貴邦何許？

來舶何名？航行自何處？

想我父生平好客，

君毋乃與彼相知有素？

抑是第一遭兒枉顧？」

於是密涅發對言：

「垂詢處，願一一爲君從實訴。

若問起我家門第，堪矜詡：

我是安溪亞拉斯²⁵之子孟提斯，

是退非安人之主。

此行本運鐵往提彌莎²⁶去，

欲把黃銅換取。

暫停船在來茲倫²⁷港，奈利登山²⁸之巔，
上有叢林深覆。

你我是世交，往還有年所，

謂余不信，可往問雷厄提茲²⁹爾祖，

當能一一爲君語，

聽人言此老如今已絕足不來城，

只獨在鄉村隱處，

日惟在葡萄園裏親勞苦，

執炊的但一老嫗。

我此番，爲聞爾父已凱旋，

故爾親來致祝，

誰意天心阻，

猶使在他鄉羈旅；

爾却無須酸楚，

爾父平安無故；

他多應在海中荒島，

被蠻人強禁拘。

我雖不是預言家，